



5

1957

海河说唱



海河說唱

5

天津群众艺术馆編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館外道六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开本850×1168紙 1/32 印張 1% 字數 57,000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統一書号 T10072·234

定价：0.16 元



海河说唱



1957年第5輯目錄

血的友誼 (快板書) 張劍平 (2)

大脚媳婦 (山東快書) 王有又原作
鄭鐵城改編 (6)

倭瓜鏢 (傳統相聲) 張壽臣改編 紀希校正 (8)

附：關於“倭瓜鏢”的改編與表演 (22)

原來如此 (岔曲) 哲光 (13)

醉鬼 (山東快書) 安鳳生 宋文貴 (20)

怕 (民間流行小段) (47)

* * *

櫃中緣 (話劇) 吳堅 改編 (24)

沒演完的戲 (評劇) 楊潤身、李剛、劉鵬 (35)

* * *

牌子曲的創作 (連載) 湘程 整理 (48)

“郊游記”是段坏相聲 (寫給孟慶章同志的公開信) 馬音白 (46)

編者的話 (52)

画

話劇“櫃中緣”劇中人化妝劇照 (34)

封面：黎明 (木刻) 張長弓

封二：話劇“六号門”劇照三幅

頁

封三：“櫃中緣”劇照三幅

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

血的友誼 (快板書)

張劍平

五月的天氣暖洋洋，
鮮花異草放清香，
蔚藍色的天空無邊際，
火紅的太陽放金光。
在那廣場上，
鮮艷的紅旗迎風擺，
撲嚕嚕就好象海水起波浪；
有敲鑼，有敲鼓，
有的人手拉着風琴把歌唱；
這邊跳着集體舞，
那一边秧歌扭得真叫強。
這本是，饒河縣人民歡度五一勞
動節，
興高采烈心花放。
在人叢中，
有一對年青美貌的好夫妻，
他們倆尽情的跳舞尽情唱。
女的姓張名叫淑玲，
大大的眼睛高鼻梁，
又聰明來又能干，
對待誰都是熱心腸，
團結互助做得好，

群眾當中有威望，
工作在饒河縣委工作隊，
夫妻倆在一個工作崗位上，
去年七月初七結的婚。
同志們全說他倆是織女配牛郎。
張淑玲的工作積極表現好，
在勞動節的這一天，她光榮地參
加中國共產黨。
常言道，人得喜事精神爽，
兩個人，火熱的心情是一樣，
興奮已極忘了疲倦忘了累；
她忘了肚子裡怀着七個月的小兒
郎，
由中午跳到太陽落。
回到家一輪明月照前窗，
一進屋張淑玲覺着不好受，
頭暈眼花心發慌，
肚子疼得如刀絞，
汗珠子滴滴嗒嗒往下淌。
她躺在炕上直打滾，
吓坏了她的愛人跟街坊，
病情嚴重很危險，

大家夥七手八腳一陣忙，
把她抬到縣立醫院；
縣委會的同志們也來了一大幫。
診斷後，說她是激烈運動

要早產，

這個病如不快治關乎死亡。
縣立醫院的條件差，
沒有那特效藥品也沒病床，
縣里離着省城路途遠，
公路鐵路修不上。
急壞了大夫、護士跟院長，
急壞了她的愛人跟街坊，
急壞了縣委會的眾同志，
一個個束手無策沒有主張。
屋子裡鴉雀無聲很沉悶，
光聽見牆上的掛鐘嗒嗒地響，
忽然間有個同志大聲喊：
喂喂，有啦！江對岸蘇聯朋友准
能幫咱的忙。

這句話還沒落地，
屋子裡就好像陰天出了紅太陽。
大家齊說對對對，
這個主意真叫強。
同志們拿着旗幟手电棒，
到了江岸手手电棒把旗子幌。
江對岸是蘇聯國境七星城，
這條江是中蘇邊境烏蘇里江。
這時候滾滾的江水向北流
片片的黑雲遮月光，
風吹樹葉唰唰的響，

冷森森陣陣晚風透骨涼。
同志們眼巴巴的看着對岸，
就如同孩子盼親娘。
不會的功夫聽見唢吶的一陣響。
震得江水起波浪；
由對岸開來一只小汽艇，
好象箭頭一個樣，
一霎時開到江西岸，
翻譯趕緊問情況，
問明原由從船上跳下來一個軍官
倆戰士。

軍官有語開了腔：
中蘇兩國是一家，
有困難應當來幫忙，
事不宜遲救人要緊，
趕緊把得病的同志搭到船上！
同志們答應一聲不怠慢，
立刻把淑玲搭進了艙。
這個軍官說聲再見把手一擺：
朋友們，放心吧！

我們盡最大的力量叫病人
脫離危險恢復健康。
突突突調轉船頭回到東岸，
早有那一輛救護車等在道旁，
上了車風馳電掣一個樣，
順着大道奔東方，
開到了七星城蘇軍邊防醫院，
把淑玲送到急診病房。
這時節張淑玲神志昏迷不省人
事。

呼吸短促臉色黃，
大夫們施展手術來搶救，
大量注射葡萄糖，
又動員全體的醫務人員來輸血。
當時傳遍了全院的醫室
與病房。

這個說：給中國朋友來輸血。

這個光榮不平常！

那個說：蘇中人民心連着心，

就好像同胞弟兄一個娘，

兩國人的鮮血凝在一起，

和平的力量更堅強！

一個個爭先恐後來輸血，

病房門口圍了一大幫。

有一個廚師付叫尼古拉，

個子高來身體胖，

心想：我個人的血足夠

給她用。

他笑嘻嘻的來到病房，

一檢查他血型不對大失所望：

“這事叫我急得慌。”

又一想：雖然今天沒輸血，

可是我的工作關乎着她的健康，

我保證把飯做得香香的，

美味適口有營養，

管叫她吃得好，睡得香，

出院時體重加份量！

同志們給淑玲輸了 2000 C C

的血，

這才算保住生命避免死亡。

就因為時間過久小孩死在
肚子里，

動手術又是一陣忙。

大夫們緊張地醫治多半夜，

俱都是瞪着眼睛守着病房。

不知不覺天光亮，

張淑玲安然地入了夢鄉。

大夫別提多高興，

帶着微笑出了病房。

簡短說，

日夜不停來診治，

幾天的功夫病體正常。

這一天淑玲問大夫幾時能出院，

大夫他和顏悅色說不要忙，

醫院就是病人的家，

你需要好好地休養。

护士們恐怕淑玲心煩悶，

拿來了圖書、畫報五彩的照片

多少張，

又搬來一個新式的收音機，

把几盆美麗的鮮花擺在桌子上。

這件事哄動了七星城，

居民們全要把中國朋友來探望。

這個送來鮮牛奶，

那個送來果子醬；

老大娘送來熱餛飩，

小學生送來了面包咖啡薏薏糖，

七歲的小莎麗每天要送一束花，

給淑玲表演舞蹈把歌唱。

在醫院正正休養了三個多月，

病体痊愈恢复健康，
一过磅体重增加了五磅半，
又白又胖冒红光。
出院的这天开了一个欢送会，
医院里给她做了一件毛料衣裳，
是粉红色的布拉吉，
还有那漆皮的高跟鞋一双。
居民们听说中国朋友要出院，
男女老幼来了一大帮，
送来的礼品真不少。
大家夥又照了一张像，
张淑玲心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滴滴嗒嗒的热泪流出眼眶，
心里说：是苏联朋友救了
我的命，

苏联人的鲜血输在我的身上，
没有苏联人我就不能再为人民服
务啦，
没有苏联人怎么能报答党的教育
与培养，
没有苏联人不能参加建设祖国的
社会主义，
没有苏联人党的温暖胜利果实也
摸不着嚐。
我保证今后更要做好工作，
为报答国际友情与共产党。
这生动的东西说不完来数不尽，
说起来准能说它几晚上，
真正是中苏人民心连心，
血肉相连情谊长！

莫斯科升起不灭的紅

星，

黑夜永远不会降临。

苏维埃国家诞生了，

你打开人类解放的路

程，

在中国人民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

容。

(副歌)

我们一齐歌唱！

我们一同欢笑！

我们亲切地拥抱！

祝福你，苏维埃！

(歌词)

律 雲

我们愉快地跳躍！

祝福您，苏维埃！

庆贺您四十寿辰！

今天为您的生日而乾

杯，

祝您长寿 无疆 更强

盛！

在共产主义的大道

上，

我们携手并肩前进。

这友谊是胜利的保

障，

这友谊和日月共存。

(副歌)

我们一齐歌唱！

我们一同欢笑！

我们亲切地拥抱！

我们愉快地跳躍！

祝福您，苏维埃！

庆贺您四十寿辰！

大腳媳婦

(山東快書)

王有義原作

鄭鐵城改編

火紅的太陽照山窪，
有位老汉、送他的兒媳住娘家。
老汗身穿青褲褂，
在那下巴上、山羊胡子密扎扎，
毡帽頭壓着鬢角，
帽耳朵蒙着他的頭髮。
你要說老头怕天冷吧，
才剛立秋，下河洗澡不算啥！
要叫我猜呀，不是老头病剛好，
准是头上有巴拉！
小媳婦二十啣啣歲，
沒擦胭脂沒戴花，
紅褲綠襖花頭巾，
那個小臉蛋、紅里透白像荷花，
可就是美中有点不太足哇，
她個頭不高腳挺大，
三寸金蓮橫着量；
因此上她的褲腳挨地蒙着腳了，
手里挎着個竹籃子，
裝的是粘糕苞米花。
老公爹走着一扭臉，
打量他兒媳長得叫人誇。

“哎！俺二小眼力真不賴呀！
這小倆口、不愧是玉叶配紅花，
嗯……住上几天快回來，

要不然，俺二小在家准要滑！”

媳婦帶怒半真半假：

“爹！這地方不是在咱家，
公公兒媳閒磨牙，
你老不怕人家笑話！”

“啊！笑話？那是老封建，
爺倆嘮嘮喀躁的啥呀？”
這時候，小媳婦小聲問了一句
話，

她的老公爹，壓低嗓門把話答：

“嗯！你口音桑音倒挺像，
就是走路太快啦！
要是有人來盤查，
可千萬別露大腳了，記住了！”
這媳婦說：“公爹只管放寬心，
我住上三天准回家！”

嗨！他們說着嘮着往前走，
路旁不遠有人家。

這村里有日本鬼子一個小隊，
嗨！畜牲們，殺人放火是行家！
見了男人揚手就打，
見了女的隨便拉，
挨打的還得說好話，
不服氣就當八路抓。
他爺倆顧不得說閒話啦，

把前边的地形来观察。
大路上远無行人近無車馬，
路左边，一片树林密扎扎，
往右边看，村头上有座四合院，
大門半开看不見啥；
門口上只有一个哨兵。
嗨！这个鬼子是个大胡碴，
手里提着三八大盖，
腆着个肚子把腰掐，
一眼看見了小媳妇：
“花姑娘的！寇依，
闊雷伊木斯妹夏娜！”
要是翻成中国話：
“美丽的姑娘过来呀！”
他比比划划往前凑。
老头說：“你放心走路別理他！”
小媳妇直奔树林走得快，
鬼子兵、跟在后边直哇啦。
他兩人、把鬼子引到僻靜地，
小媳妇故意唧唧唧地打战把公公
拉。
老汗止住脚步向鬼子陪笑脸，
把鬼子美得直呲牙，
哈拉子流了一脖頸，
沒見酒瓶就醉啦，
摸了摸臉蛋他又蹭肩，
小媳妇、抓住头巾不松“把”。
这时候鬼子一扭臉，

瞧見了媳妇籃里粘 苞米花，
伸出毛手抓一把。
这老汗、繞到鬼子身后，
双手就把脖子掐，
小媳妇、腰里拔出杀猪刀，
对准了鬼子的肚皮猛一扎，
这个鬼子、含着塊粘糕嚥不下
去，
“嗯……”稀里胡塗“回了老家”。
小媳妇撿起大槍跑得快，
她老公爹、紧紧跟随像賽馬；
进了树林撒了野，
一伸手，把媳妇的头巾抓：
“王虎，你做夢都盼三八槍，
这回可該滿意啦？”
王虎說：“多虧公爹刀口快，
要不然，露了原形准抓瞎。”
“喇嘛！裝媳妇你还挺有癮哪！
好！下回咱还裝爷倆！”
“啊！算了吧！下回我得裝老
汗，
这女人鞋，頂得脚豆直發麻！”
說着說着动了手，
“毗拉”把班長的胡子揪光啦！
这就是抗日战争故事一小段，
这兩人，笑笑嘻嘻轉回家。
——完

• 傳統相聲 •

倭瓜鏢

張壽臣 改編

紀希 校正

(墊話略)

甲：我也習過文，我也練過武。

乙：（看甲一眼）您要說習過文，真話假話我還能信，您要說練過武，我可不信。

甲：怎么吶？

乙：練武的人是精神百倍，就您这一身肥肉，您甭練就喘了。

甲：（冷笑）可見你是蜀犬吠日，井底之蛙，沒開過眼！這練武啊，不在相貌上，你瞧我这一身肉？這是練的。

乙：我倒要打听打听，您都練過什么武？

甲：这个武啊，包括太广，連力气也是練武；拧棒子，抖麻辮子，扔沙袋子，举石鎖，举敵子，弓刀石，馬步箭，也是練武，摔跤，講究：崩、拱、揣、豁、倒，爬

拿、呂、搭、勾，這也是練武，兵刃：刀、槍、箭、戟、斧、越、勾、叉、鞭、鐮、錘、槌、鎗、棍、槊、棒、拐子、流星、一十八般兵刃，代勾兒的，代尖兒的，代叉兒的，代刺兒的，代環兒的，代練兒的，全都要拿得起，放得下。拳跋：分內家拳，外家拳。

乙：什么叫內家拳？

甲：分無極、有極、皇極、太極、兩儀、四象、形意、八卦。

乙：什么叫外家拳呢？

甲：少林門，擲腿門，各門的拳跋，要練大紅拳，小紅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踰拳，小架子猴拳，遠离長拳，近里短打；按、幫、挤、靠，肩、肘、腕、胯、膝，閃、轉、騰、挪，竄高，坐矮，要練貓竄，狗閃，兔滾，鷹翻，蛤蟆跳，駱駝蹶！①

乙：我都没見過。

甲：此外還有硬工夫。

乙：什么硬工夫？

甲：要練金鐘罩、鐵布衫、鐵襠、哈蟆氣、鉄砂掌、硃砂掌，鷹爪力，重手法，還有棉紗掌。

乙：嚇，今天我算遇見高人了，您練的這功夫可太多了。

甲：哪個工夫？

乙：您剛才說的這些功夫啊？

甲：我說的这个，我全都不練。

乙：你这个全不練，您練什么呢？

甲：我練的工夫，您就是把武聖人請

出来，达摩重生也練不了这工夫。

乙：您这工夫在哪儿啦？

甲：（用手指腦門子）我練的工夫全在这兒了。

乙：噢！不錯，我見過，“油錘貫頂”。

甲：什么叫油錘貫頂？

乙：腦袋上頂着个小磨子，兩個人，一个人拿着一个大鉄錘，把小磨子打碎了，頭皮紋絲不動，等成功之后，就不要小磨子了，拿着鉄錘砸腦袋，全不怕，您練的这工夫也够瞧的。

甲：什么工夫啊？

乙：油錘貫頂啊！

甲：（冷笑）說你没开过眼，您还是沒开过眼，油錘貫頂那算什么工夫啊！那个有練的；我剛才說連武聖人都办不到，达摩重生都办不了，那才叫工夫。

乙：那么您練什么呢？

甲：貫頂倒是貫頂，可不是油錘貫頂。

乙：您練什么貫頂呢？

甲：我練“火車貫頂”。

乙：“火車”怎么貫頂？

甲：拿火車撞腦袋。

乙：您这工夫我明白了，一定您在車站上有朋友，这个車呀，洗爐子的时候，您到車房里头，拿您的腦袋磨火車頭去。

甲：那多費事啊，要那么練，在家里

来塊鉄板，不一样的練么！

乙：那您怎么貫頂呢？

甲：火車正走的时候，迎头撞！

乙：（瞪眼裂咀）迎——头——撞——火——車！

甲：要不怎么叫工夫呢！还告訴您，不能全撞，有撞的，有不撞的。

乙：那就是（回头向观众）这里許有什么分別。（对甲）您撞什么火車呢？

甲：快車撞，慢車不撞。

乙：（瞪眼裂咀）迎——头——撞——快——車！！

甲：欸！要不怎么叫工夫呢！

乙：我今天長点見識，您說說怎么个撞法。

甲：大快車打北京向天津开，当中間各站全不停，我在楊村那兒等着它，在楊村站里头撞，都不算工夫。

乙：怎么講呢？

甲：別看快車在楊村不站，它一进站就閤了气了，速度慢了，力量就小了，显不出工夫来。

乙：那么您在哪儿撞呢？

甲：楊村車站，兩道揚旗外头，在那兒撞。

乙：嚇！好大工夫！

甲：火車由北往南来，我站在鉄道中間，兩边是鉄道，險衝北，騎馬露檔式这么一站，把气功由丹田往上一要，渾身的力量全运在腦門子上，火車来了，离老远

的就拉笛。

乙：那是讓你躲開呀！

甲：（一乐，看乙一眼）躲開？！

乙：（着急的）你不躲開怎樣的？！

甲：我干么去啦？！我躲開！它响它的，我衝那火車頭一撒咀，說：“你來吧！你瞧瞧我这功夫，”火車可就来到了，我这么一悠蕩身子，拿腦袋对着它，鏽！这么一撞，火車过去了，（伸出大拇指）您再瞧瞧我这腦袋——

乙：照旧？

甲：碎了！

乙：那还不碎呀！我瞧連你这个人都找不着了，您这是什么工夫？

甲：这叫自杀。

乙：那还不自殺，鉄的也給撞碎了！您說自杀干什么呢！

甲：你没听明白，撞火車是撞火車，腦袋可不能挨上火車，要拿这“气功”撞火車。

乙：这怎么撞法？

甲：你先跟人家打听打听，是練太極、八卦、形意的老师父，練到爐火純青的工夫上就有这手，叫“八步打灯”。

乙：什么叫“八步打灯”？

甲：在大厅里，沒有風的地方，你点上一支臘，或一个灯，从这个点灯的地方，往哪兒走全行，走八步，站正了，把气功运在手掌上，衝灯头一掌，灯头忽的灭了！这名字叫“八步打灯”。

乙：这个我倒听說過；您說的不是八步打灯，您說的是撞火車頭啊。

甲：欸！这叫各使其一，我把它运在腦門子上，叫“八步撞火車”。

乙：这怎么撞法？

甲：南北的火車道，我在东边西边都成，离火車道四丈远。

乙：这好，四丈远，危險沒有了。

甲：我騎馬蹣跚式这么一站，把气功运在頭頂上，衝着火車这么一撞，眼瞧着火車，蹭！出去好几里地。

乙：你在車前头这么一撞，你就是撞機車！

甲：不，撞守車！

乙：守車是最后边那輛，你不撞，它不是也出好几里地么！我要去一撞，还能撞出一站呢！你既有工夫，您得撞機車，把車頂回去三四里地，那才是您的工夫。

甲：啊？您說在头里撞，叫它往回退三四里地去？

乙：啊！

甲：要在車头拿气功頂回去三四里地，那是胡說，沒那么大工夫！

乙：那么說了半天怎么样呢？

甲：要是把气功运在腦門子上，衝着火車頭用气功一撞往回退，这一列車可退不了，可是往前走也走不了，登时“戈登”停住了，是坐車的在車里一見悠，可不能工夫大了，您要瞧表，也就是一秒多鐘兩秒來鐘。

- 乙：唉呀！这工夫可够瞧的了。
- 甲：我倒想着这么样能成，只是一回还没试验过。
- 乙：（作色）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 甲：练武不易，投名师，访高友，提起我×××来，无名无誉，你们知道，我是说相声的，要说我会武术，谁也不信。哪知道我也投过名师，访过高友，我可是个“吴名白”（没有名的白丁），要提起我师父来，要说全世界知名那是胡说，要说在全中国各省各县各处，可说无人不知，可称是“晃动乾坤”。
- 乙：哦，您老师仙乡何处？贵姓大名？
- 甲：嚇，不用说我师父的名姓，就说我师父那个住处，您就得佩服，尽出“把式匠”。
- 乙：他老人家是哪的人呐？
- 甲：离北京彰仪门一百多地，涿县北边，小地名叫虎嶺。
- 乙：您师父是虎嶺的？那兒没有什么练把式的呀？那年我上涿州正走那兒，尽是卖粽子的。北京五月节前后，推小車卖黄米粽子，也有白米的，里头都是带虫的大酸枣，一吆喝，胆小的不敢吃！（学叫卖声）“筋豆刁，磁实刁、江米刁，黄米刁。”②“四刁”的粽子誰敢吃！
- 甲：你这人说话多缺德，我师父那一个村，就全都卖粽子？
- 乙：反正那个村卖粽子的多。
- 甲：这人说话多討厭，衝我师父那名字姓氏，也不至于卖粽子。
- 乙：那么他老人家的尊姓大名？
- 甲：我师父姓江，江老师。
- 乙：那么他的上下字呢？怎么称呼？
- 甲：我可不敢提，徒不言师。
- 乙：我这兒恕个罪您说吧。
- 甲：他老人家姓江名米字叫小蜜兒。
- 乙：“江米小蜜”？合着你师父就是粽子。
- 甲：江湖之中还有个外号。
- 乙：怎么称呼呢？
- 甲：人称“筋豆磁实”。
- 乙：还是粽子！
- 甲：我有亲哥俩，跟我师父练的工夫，师父都给我们起了名子。
- 乙：都叫什么名呢？
- 甲：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澄沙留兒的”。
- 乙：对，明兒我要学徒去，就叫“实軸的”了，全是粽子啊！
- 甲：这一天我师父坐在我们家“过凉亭”。
- 乙：得了，得了，你越说这话越大，您家只住一間房，还过凉亭呢！
- 甲：不错，那一間房就叫过凉亭。
- 乙：那怎么叫过凉亭呢？
- 甲：后房山塌了，兩边山牆，也接着倒了，索性我把窗户起下来卖了，就剩四根柱子，支着上边小灰棚，那边来風都打这过，到夏天，过凉亭凉快着呢！

乙：夏季天真凉快，要到冬景天呢？

甲：也就是冷。我师父坐在炕上，把我们哥俩叫过来啦，我师父问：

“你们俩人这武术练得怎么样啦？”我哥哥慎重，没说话，我那年才二十来岁，说话不打草稿，我说：“您放心吧，给您栽不了跟头，武术练成了。”我师父当时就恼了。

乙：那是，话太大了！

甲：我师父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能人背后有能人，你敢说成了？师父江米小枣全国各省就算没吃过，他也听见吆喝过。

乙：得了，得了，谁没吃过粽子！

甲：师父都不敢说成了，就你们俩人一个白糖的，一个澄沙馅的，敢说成了！不用说你们俩人就连你们俩人的师太爷黄米的也不能说成！

乙：别提了，别提了，你们这一锅粽子夏季天搁“馊”了，卖不出去了！

甲：“既然成了，希望你们给我露脸，别给我砸招牌，我到北京，各镖局给你们挂上号，各处你们保一踮镖，到外边闖練闖練。”我师父就边说边要走，我们哥俩怎么挽留也留不住，还是我哥想得周到：“师父！你老人家到各镖店给我们挂号，我们俩人要是现了眼，与师父脸上不好看，于师父的名誉不好听。可是啊，离

有几位先生胖又白，吃得他满嘴流油都喘不出气来。一脑袋天官赐福，一肚子阴毒损坏。一心想，投机取巧发大财，他对人，明着奉承暗地吊脚蹄，强词夺理撒泼打滚耍无赖，瞪着眼愣说煤球白。嘴里喊跟着共产党，他心里总想蒋介石快回来。他们听见共产党要整风，他们就說：这场戏我们哥儿几个要是排好了，可有笔大财。（过门）

随时地煽风点火，到处冒坏，他

北京三五百地都知道师父您的名姓，我们俩人是江米小枣的門徒，一定有个照应。”

乙：对，离北京几百里地都爱吃粽子！

甲：要出去三千兩千里，人家要没吃过粽子怎么办呢？

乙：算了算了，全中国哪兒都有粽子。

甲：我师父点了点头说好，你比你兄弟明白，我给你一样东西，我师父从屋里给我们拿来一样东西。

乙：什么呀？

甲：是二尺多长一根簾子杆，一个小黄旗子，可是捲着，旗箭上到杆上，索着扣兒，“这个小旗子在門口不許打开，出去保鏢遇見敌人你们俩武艺能胜过他就不必提了，要胜不过人家，败在人家手里，那时节再把小旗子打开冲敌

原 來 如 此 (岔曲)

哲 光

們把，特务地主肃反对象全拉过来。說什么，咱們先“平反”，后拆它的台，只要我們坐了天下，少不了封官贈爵任意的来。他們还說：资本家沒有兩面性，應該快把帽子摘，他們还

說，共产党不必領導学校，他打算，把毒素灌輸第二代，肃反搞左了要平反，他們打算叫野花毒草遍地开。口口声声助党整風“除三害”，暗地把毒矢冷箭放出来。他哪知道，已經站起来的劳动人民，（臥牛），心里明白。哪个香，哪个臭，哪个好，哪个坏，决不許右派份子到处放毒害人害，要把你們的画皮全剝开。赶快向人民作交代，再若是，頑强到底要无賴，管叫他，把賊心爛肺全都吐出来。

人一亮，能够逢兇化吉，遇难成祥，無論他是誰，要幫着你們弟兄把鏢送到本地。”

乙：嚇，这小黄旗子，是寶貝呀！

甲：可說是寶貝呀，我也沒拿他注意，把小旗子收起来了，我师父当天就走了。过了正正七天，外边有人叫門，說有个白糖的跟澄沙餡的，在这住么？我說要买粽子，可得过兩天来，開門一看站着一个人拿着名片，还有一封信，我一看，原是北京会友鏢店掌櫃的王占鰲請我們去保鏢。商量好了，这天掌櫃的派車把我們哥倆接去了，我們倆把零碎东西帶好，上車到了鏢店。

乙：鏢店在哪兒？

甲：前門外糧食店，路西的大門，門口站着四十多位迎接我們弟兄，

当中是王掌櫃的王占鰲，白胡子老头，七十多岁，精神百倍，說話客气。

乙：說什么呢？

甲：不知二位老师駕到未曾远迎当而恕罪。

乙：你說什么呢？

甲：我說“豈敢豈敢，咱家来的魯莽，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吧”（京戏說白）。

乙：您这是哪一出？

甲：“黄金台”。掌櫃的說往里請，掌櫃的要掂量掂量我。

乙：怎么掂量？

甲：您上鏢店里去过么？

乙：到是沒上里边去过。

甲：进大門一直往西，进屏風，穿过庭，到后楼，掌櫃的同着我們哥倆进大門往北，走一个角門，打

箭道一直往西，直奔后院，后楼的后边，三層樓，窗戶开着，梯子沒有，樓梯在里边了。

乙：那怎么上楼啊？

甲：要往上竄，竄得上去，再保鏢，竄不上去多寒儉，掌櫃的說，咱樓上說話，說完了話，一抱拳，一哈腰，提落起大褂，使了个“八步赶蟠”③，到楼底下一跺脚，腰上一使劲，往上一劲，蹬！就是兩丈多高，二股勁，把左脚一踩右脚面，上楼了。

乙：好功夫。

甲：这功夫沒十五年練不了。

乙：你哥哥怎么样？

甲：我哥哥那人多慎重，回头瞧了我一眼。

乙：瞧你干什么？

甲：干什么？这是嘱咐我呐，我哥哥的意思是說：“兄弟瞧見了沒有？人家可上楼了，咱們要上不去，連師父江米小棗都不好看”。

乙：就別提他老人家了！

甲：我哥哥这工夫，比掌櫃的又难了，站在楼底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噲！

乙：怎么样？

甲：也上楼了。

乙：这瞧你的了！

甲：咳，我是艺高人胆大，沒拿这个当事，楼底下一站，我来个“双响旋风脚”，一抬腿，日——！勁兒大了，上了房了。

乙：您上了房了？

甲：鞋！

乙：怎么您的鞋上房了？

甲：我沒釘鞋帶。

乙：啊，你这么大了，还釘鞋帶，寒儉不寒儉？！

甲：我說求人哪，搬梯子够鞋。

乙：要是我呀，管不着。

甲：就在他們搬梯子当兒，我藉着梯子也上去了。

乙：多泄气。

甲：到上边說了会子話，喝完几杯茶，由打元兴堂預备一桌教席，吃完了飯說二位老师，咱們楼底下过过招兒。掌櫃的說完話，一轉身双手抱拳，說楼下見，一翻身到了窗口，說了声“二位師父我先走了”使了个燕子抄水，蹬！下楼了！

乙：嚇，这瞧你們的了。

甲：我哥哥一動身，到楼窗，臉朝外，背朝后，头朝下，脚朝上，这个名字叫燕子投井，三丈多高，欸的一声，下来了！离着地还有六七尺，使了个云里翻鯉魚打挺，轉身脚扎实地，上身不搖，底身不晃。

乙：好工夫，瞧你的了。

甲：我一抱脑袋，咕鲁鲁……

乙：您竄下来了？

甲：哪兒啊，我一抱脑袋，从里边樓梯占魯下来了，繞弯再上后院。

乙：好現眼。

甲：掌櫃的說，你們哥倆亮亮鏢。
我哥哥打兵及架子拿出一棵大槍。

乙：怎么还有大槍？

甲：七尺為槍，五尺為棍，大槍一丈另八寸，一寸長，一寸強，一寸小，一寸巧，手眼身法步，扎了一趟六合槍。

乙：什么叫六合槍？

甲：外有手脚眼，內凭心气胆，有贊為証。

乙：你說說。

甲：“一挑眉攢二刺心，三扎臍肚四撩陰，五扎磕膝六驅腳，七扎肩井左右分，夾槍代棒，白蟒翻身，扎完這趟槍面不更色，氣不涌出，大家齊聲喝采。

乙：好工夫，這該瞧你的了。

甲：我把單刀拿起來了，單刀不好練，單刀為百兵之賊，我比個架子，你瞧瞧，拿這扇子指鹿為馬，這就好比單刀，往這一站，您瞧這姿勢，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鼻對胸耳對肩，沉心伏氣，這就好比刀把兒，這就好比護手牌，前瞧刀及，後瞧刀把兒，上看刀尖兒，下看綢子穗兒。往前走半步，往後退一步，作了個羅圈牌。

乙：這是干什么？

甲：人講理為先，樹講枝葉為源。未曾學藝先學理，亂多人不怪，讓過諸位老師父，說眾位都是老

師，我是個學生，哪一着練得不对，請您指正。

乙：對么！亂又么！

甲：行完了禮，左手刀換到右手，來個呂背場腰，夜戰八方藏刀式。

乙：嚇，還有架式。

甲：把式把式，全凭架式，沒有架式，算不了把式，儘練不說傻把式，盡說不練咀把式……

乙：我說你要賣大力丸怎么！

甲：該當我成名。

乙：怎么吶？

甲：練了沒有五六手，西北上一塊黑云刷……下起雨來了。

乙：您就收式吧，別練了！

甲：別練了，這才显功夫吶！藉着這點雨我就露臉了！

乙：這怎么講呢？

甲：當院鋪着半尺多厚的黃土，黃土見了雨水就是滑的，上邊下了雨腳底下一滑，步眼一亂，摔個跟頭，刀也出了手了，再鬧我一身泥，寒愴不寒愴！

乙：那一定寒愴！

甲：這地方就显功夫了！腳底滑，步眼不亂，要把刀練完了，沒有十年的純功夫，可練不下來，這個名字叫做萍渡水，走古粘棉！

乙：好功夫！

甲：雨下大了，我這個刀練歡了，精神也來了，越練越高興，我練的是風不透雨不漏，盡見刀不見人，刀都淋湿了，我的身上連個